

欽定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至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
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
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

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或
為或否各有所適

中世偏行一介

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石而冠扞於強禦

謂劉茂
衛福也

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

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

范式張
劭也

蹈義陵險死生等節

繆彤李
善也

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

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

措置
也

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

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立傳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列傳

二

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立諸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北地其

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立上書諫曰臣

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

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蠱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

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

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

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立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

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書大鴻臚左咸舉立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

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立為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也守節與太僕任暉

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立於是縱縱舍使者車變易姓名問竄歸

家問私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立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

乃自齋璽書至立盧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立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

國武至德白題下我皮可人哉下可人矣

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立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立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囑爲費貽不肯仕述○攷曰案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乃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是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

元始平帝年也

會王莽

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仁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已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避之而況乎仁哉乃還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

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

病不之官遂隱藏

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

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

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

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

不入亂國不居

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

論語曰親於其身爲

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

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贈百匹業子羣

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

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

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

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

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

卽清姪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傳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

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會王莽篡

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

茂貢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

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

貢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

書卽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

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感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

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

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

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俗通曰宋

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患爲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卽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

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溫序傳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

弓里姓也

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

人間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隴巽別將荀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荀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擣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士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贈穀千斛繚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傳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

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

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

休傳

與脩

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

遷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應劭漢書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都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

鼂比二千石孝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

情排闥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月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情

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補衡傳朱雲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檻自

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

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爲

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卽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尙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

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

受諫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天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

趨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

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晉曰太子中庶
子秩六百石

周嘉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
太守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
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劉攽曰案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
獄室乃嘆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

後漢與紹嗣封爲正公食采於汝墳也

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
爲流矢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
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尙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怖不
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尙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
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
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

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乃共冠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

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

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鄧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

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

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

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

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

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祖免歸則已注云請無親者爲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纓之經帶

投其葬

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

窆下棺也

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

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

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家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

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

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

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

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

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街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

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導引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

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羸長守於賤業史記曰侯

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皓傳子欲居九夷不患

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其陋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

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

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傳

李善字次孫南陽潁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貴財

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資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

親自哺養乳爲生渾

渾乳汁也音竹用反

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自然後

行之間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已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淸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忱傳

王忱字少林

忱音純

廣漢新都人也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慙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

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卽繫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

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恠恠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恠恠
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恠休息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恠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
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郡令到官至繁亭蘇音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恠曰仁勝凶邪德除不
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恠咒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
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
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
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
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傳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

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酹泣而還太守第
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績傳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闕字子春建武中爲尙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續悉簡閱其民飢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獲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劉放曰案文上嘗當作常斷葱以子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傳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襄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襄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

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傳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具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醢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饌客充於坐中前跪向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

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
授充以相溝中因譴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
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
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
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
合驚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
曰一呂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
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違爲子孫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爲國三老安帝常
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傳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
懷憤歎乃掩戶自縊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
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